

責任編輯：張旭堯

副刊

翠神乾坤 文潔華

畫魂

越南河內市的中央監獄，如今已是一座博物館了。遊客入內參觀，置身其中，那份不寒而慄的感覺仍在。中央監獄因禁過不少法殖時期尋求獨立的越南人，囚犯也包括了後來的共產黨員。獄室的設計光線極其幽暗，文字記載：暑天酷熱，空氣亦不流通。牆上的文字日記：了當時被囚禁者的飲食情況，對因營養不良死亡者的數字也作了評估。我走進了其中一個小囚室去感受一下，心裡擔憂背後囚門會關上，我再也走不出來。平生不作虧心事，怕的是那陣氣和環境還在提醒過去的強權和冤獄。參觀者彷彿還聽見昔日囚徒的呻吟與呻吟聲。

琴客 葉輝



中央監獄網上圖片

離開中央監獄，走到河內市中心的現代藝術館，剛好主辦自畫像繪畫競賽及作品展。越南畫家近年來愈受注意，實驗性的畫作也有很好的市場。走進自畫像的展館，驚訝地發現無獨有偶的題材，在不同的畫家筆下呈現：一個個蹲在地上，自抱膝頭的畫家，目光跟觀畫的人碰個正着。他們獨坐的姿勢，帶出了無奈的神情，令人想起不遠處中央監獄裡昔日一排排鎖着囚犯的腳鐐，失去自由的人輾轉不安、身體受挫……儘管是多年前的往事，戰亂、殖民與內鬥仍在藝術的表達裡潛藏，憂懼揮之不去。

小生繆姓蓮仙字

《客途秋恨》可說是作者自白，在「涼風有信，秋月無邊，虧我思嬌情緒，好比度日如年……」之後，主角便隨而唱道：「繆蓮仙小生繆姓，（乃係）蓮仙字，為憶多情妓女麥氏秋娟……」在文章裡一再述及繆蓮仙的，是書話家唐棣，至少有三篇：《遊戲文章》、《堂難忘的歷史課》和《我與雜文》。《遊戲文章》從林語堂的文章說起，末段有此說法：「杭州曾經出過一個才子，叫做繆蓮仙（良），他也是主張文章遊戲的。現在如果跑到四馬路一帶舊書店去，有時候還可以看到繆蓮仙所編的一種小冊子，每部六冊，叫做《夢筆生花》，那裡面都是些短文……涉筆成趣，好像也是玩玩的。那部書曾經風行一時。但是據李世方在序文裡說，那風行的緣故，其實倒是因為它在玩笑裡帶着諷刺。」

唐棣大概聽不懂粵語的《客途秋恨》，得悉繆蓮仙，乃老師唐庚白的推薦，《一堂難忘的歷史課》寫道：「程庚白（似乎不大贊成白話文，卻很佩服武林繆蓮仙（良）的為人，讓我們選讀《夢筆生花》裡的文章……嬉笑怒罵，喻世勸人。庚白先生認為學生讀了這些能開竅。總之，用現在的話說，老師們的思想很解放。」在《我與雜文》裡，又提及老師的教誨：「程先生教我選讀武林繆蓮仙（良）編的《夢筆生花》，什麼……借此活潑思路。」

古今談 范舉

為什麼黃金非常值錢？

黃金之所以值錢，因為它是稀有的金屬，很難找到金礦。更重要的是，比較容易開採的金礦藏都已經被發現，現在只是剩餘下來很難發現，很難開採，或者開採成本很高的金礦。從一九九七至二〇一一年礦業公司總共發現九十九個新黃金礦藏（至少包括一百萬盎司黃金），黃金儲量大約七點四三億盎司。假設在生產過程中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資源轉換和百分之九十的回收率，那麼這九十九個新礦藏的黃金產出僅是同期黃金產量的百分之五十六。換句話說，過去在地球上的淺層地帶的黃金，已經開採完畢。六十年代以前，生產黃金成本大約現在二十五美元一盎司。現在的成本已經常上升到八百美元以上了。以前用「掘到金礦」來形容已經發達或者獲得暴利的。現在，開採金礦的利潤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已經很難獲得暴利的利潤。今後，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底最深處的海溝裡面的火山地帶，仍然會有黃金礦藏發現，但是怎樣開採、開採的成本有多昂貴，誰也沒有辦法預測得到。黃金勘探投資空率達百分之八十五，也就是說投入一百元來找金礦，其中八十五元注定要打水漂，沒有可能得到回報。最明顯的一個例子，中國武警部隊黃金第三總隊一九八一年於四川青川縣白龍江與清江河匯合處以及廣元境內的嘉陵江流域等處所發現的大型砂金礦，河流裡面的泥沙中含有金沙，那麼上游一定有金礦。於是，就向上游的岷山山脈與西秦嶺山脈交匯處——陽山山脈進行打鑽探探。

好好說話哦

奶奶一直恪守着舊觀念，不准分家。一大家子十幾口人，說起來熱鬧，鬧中卻十分有序。那天人特別多，媽媽、我和妹妹在，還有三嬸和小嬸也在，四姑和小姑姑更不用說了，幾乎就是整團圍着奶奶的。我最小的表妹，小姑姑的女兒，陳陳（她父母都姓陳，就取了這麼一個乳名。）那時候已經五歲了，可是人長得很袖珍，口齒也不清，令人疑惑只有三歲。袖珍娃娃，很長時間家裡的大人都這麼叫陳陳。妹妹也有這個問題，小時候很袖珍，口齒不清。可是這兩個袖珍娃娃，我的妹妹和表妹，口齒不清，卻又非常伶俐。她們的口齒不清主要是吐字不清，把「是」念成「系」、把「哥」念成「多」之類。我們各自講着話。陳陳靠在奶奶的腿上，往奶奶的懷裡膩着，她抬起頭，伸出手摸了摸奶奶的臉，突然說：「你好老哦，你就快要死了……」「死」念成了「稀」。語驚四座，偌大的房間和在說着話的人都靜了。很靜。我們家裡，最小的最大，因為奶奶特別慣孩子。她對孩子不講任何教育方式的，就是「慣」，要什麼給什麼；而且不得聽到哭聲，誰哭，其他

看劇規則和禮儀(上)

除了都是不可以喧嘩、騷擾別人和盜攝或錄影之外，在劇院看舞台劇比在戲院看電影是有更多規則和禮儀要遵守。首先，劇院內是嚴禁飲食的。看電影時，我們都可以邊看邊吃，喝爆谷、薯片、汽水，但在劇院內是連清水也不准帶進。所以劇院內口邊經常放着被扣留的水壺、咖啡、汽水、零食，就像被機場海關扣起違禁品的情况一樣。一次，我看到一名男人當着自己的兒子以垂下的右手拿着咖啡以圖用身體遮擋站在左邊的工作人員的視線，結果這鬼鬼祟祟的行為還是被發現，沒收了咖啡。看電影時遲到是可以隨時進場。看劇嗎？演出開始後，遲到的觀眾會被要求站在觀眾席的最後一行或劇院門外的大堂等候，其間可以收看轉播演出的電視。他們要到Arrive corner point（即遲到觀眾進場的時問）才可進場，通常是在開場後的十至二十分鐘之內。我有朋友連這個機會也錯過，全場只得坐在大堂看電視。關掉手提電話是必須遵守的看劇規則，我卻從沒試過在看劇時觀席會沒有電話響起。有些人以為調校至「震機」狀態即可過關，其實在他前後左右的人都會騷擾。一次，朋友的電話響起，我嚇了大跳之餘也為他尷尬。還有一些自私的觀眾不單不關上電話，竟然還接來電！可笑的是，他們往往會告訴對方他們正在劇院內看劇——原來他們是知道自己在劇院內看劇的。他們不接電話的也能遵守他們與電話起過「電話在不在，電話亡人亡」的誓言。他們一邊看戲，一邊玩whatsapp、回覆電郵，甚至看youtube、玩遊戲。難怪香港人的生產力驚人，人人同一時間分身有術，一天好像有七十二小時似的，怎會不進步？可憐的是整晚被他們的電話聲強光刺着雙眼的觀眾。舞台上演員往下望，會以為自己在紅館，支持者正搖着荧光棒向他吶喊。

書中字有夢女神

不少有文學創作經驗的朋友，都對《書中字有夢女神》(Ruby Sparks) 抱有好感。當然，這是一部關於文學創作的電影，而且道明了一個作者面對創作困難的焦慮心理。男作家Caleb少年得志，無以為繼，好像《麥田捕手》(Catcher in the Rye) 的作者沙林格(J.D. Salinger) 般一書成名，往後難以跨越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然而Caleb更喜歡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將他命名為「Scott」要見心理醫生，醫生給他寫作功課，於是Caleb開始創作小說，怎料弄假成真，小說中的角色成為現實生活中的「創造女子」，真的是「男人創造女人」，「命名就是創造」(Naming is creating)。如果說《書中字有夢女神》是關於創作，可能很正經，其實電影也關於愛情與成長。Caleb愛上了親筆創造的Ruby Sparks，而沒有整全的自由意志，Caleb可以任意寫高控制(至此，Caleb之名，令人想起對自由意志論持否定態度的神學家加爾文，然其在二人相戀的過程，又可以看看Caleb的自戀、依賴與佔有慾，二人也經歷了相遇、熱戀與分離。天才作家也從自我中心，變得學懂放手，尊重他人的自由。電影最教人訝異的是，飾演Ruby Sparks的Zoe Kazan，不單是名導演伊力卡山的孫女，更是本片的編劇，換言之，Zoe Kazan, Ruby Sparks由Zoe Kazan親自飾演。現實中Zoe Kazan的男朋友就是飾演Caleb的Paul Dano，Paul Dano在今年另一部電影《我的單身日記》(Bang Hymn) 中，也是飾演青年作家。《書中字有夢女神》的深層是關於創作與創造，表層是關於成長與戀愛，也輕輕一擊男性中心思維。一部作品，能深能淺，雅俗共賞，教人喜愛，見識Zoe Kazan的才華。而我還是更加喜歡韋家輝的《再生號》，也是關於創作，但他不談情說愛，而是說生與死。

香港教育新趨勢

我已經離開教育前線多年，但許多朋友仍以我是教育界前輩，常常以教育問題和教育上的統計數字相詢。有時我的答案與現實頗有距離。因此，最近稍為涉獵一些學校和教育情況的材料，發覺近年香港教育頗多變化。第一，家長們重視幼兒教育。兒童是心肝寶貝，因此兩歲零八個月的兒童已經送去讀幼稚園的幼兒班或幼兒中心。幼稚園的學費也遠超一般小學的平均學費。每月學費在四萬五千元以至更高的都是輕鬆平常。況且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的家數已超過中小學。它的家數是九百四十六家，小學則只有六百二十五家，中學是六百五十八家。第二，中學生數目超過小學生。中學生約四十九萬，小學生只有三十二萬六千，這是生育率下降的緣故。難怪這兩年常有小學「殺校」的新聞出現。第三，直接資助學校和國際學校銳增。第四，內地來港就讀大學的尖子學生漸多，這是內地走出內地就讀的新趨勢。去年本港有一萬八千名非本地大專生，相信大部分來自內地。同樣，內地多所高校豁免香港學生的聯招考試，也吸引眾多港生回內地升學。

生活語錄 吳康民

直資學校增至七十四家。從我所主持的學校是第一批參加直資開始，至今家數已增加十倍。國際學校也增至四十八家。英國的哈羅學校來港辦分校，更是規模最大和聲勢最顯赫的。近年已增加國際學校學額五千多個。第四，政府在語文教育上成立一個委員會，就語文教育問題向政府提供意見。自從教育當局在中學教學的語文政策從強調母語教學到進行「微調」之後，母語教育已式微，英語教育更受重視。政府強調聘請以英語為母語的教師計劃全面施行，現在有多項措施，以此類外籍教師在中學任教。其他國際大都會，這些措施是必要的，但也應注意中英文語文教學上的失權問題。中學生的中國語文水平低下，同樣應該引起教育當局注意。

記億後書 鄭恆恆

男作家Caleb少年得志，無以為繼，好像《麥田捕手》(Catcher in the Rye) 的作者沙林格(J.D. Salinger) 般一書成名，往後難以跨越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然而Caleb更喜歡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將他命名為「Scott」要見心理醫生，醫生給他寫作功課，於是Caleb開始創作小說，怎料弄假成真，小說中的角色成為現實生活中的「創造女子」，真的是「男人創造女人」，「命名就是創造」(Naming is creating)。如果說《書中字有夢女神》是關於創作，可能很正經，其實電影也關於愛情與成長。Caleb愛上了親筆創造的Ruby Sparks，而沒有整全的自由意志，Caleb可以任意寫高控制(至此，Caleb之名，令人想起對自由意志論持否定態度的神學家加爾文，然其在二人相戀的過程，又可以看看Caleb的自戀、依賴與佔有慾，二人也經歷了相遇、熱戀與分離。天才作家也從自我中心，變得學懂放手，尊重他人的自由。電影最教人訝異的是，飾演Ruby Sparks的Zoe Kazan，不單是名導演伊力卡山的孫女，更是本片的編劇，換言之，Zoe Kazan, Ruby Sparks由Zoe Kazan親自飾演。現實中Zoe Kazan的男朋友就是飾演Caleb的Paul Dano，Paul Dano在今年另一部電影《我的單身日記》(Bang Hymn) 中，也是飾演青年作家。《書中字有夢女神》的深層是關於創作與創造，表層是關於成長與戀愛，也輕輕一擊男性中心思維。一部作品，能深能淺，雅俗共賞，教人喜愛，見識Zoe Kazan的才華。而我還是更加喜歡韋家輝的《再生號》，也是關於創作，但他不談情說愛，而是說生與死。

好好說話哦

奶奶一直恪守着舊觀念，不准分家。一大家子十幾口人，說起來熱鬧，鬧中卻十分有序。那天人特別多，媽媽、我和妹妹在，還有三嬸和小嬸也在，四姑和小姑姑更不用說了，幾乎就是整團圍着奶奶的。我最小的表妹，小姑姑的女兒，陳陳（她父母都姓陳，就取了這麼一個乳名。）那時候已經五歲了，可是人長得很袖珍，口齒也不清，令人疑惑只有三歲。袖珍娃娃，很長時間家裡的大人都這麼叫陳陳。妹妹也有這個問題，小時候很袖珍，口齒不清。可是這兩個袖珍娃娃，我的妹妹和表妹，口齒不清，卻又非常伶俐。她們的口齒不清主要是吐字不清，把「是」念成「系」、把「哥」念成「多」之類。我們各自講着話。陳陳靠在奶奶的腿上，往奶奶的懷裡膩着，她抬起頭，伸出手摸了摸奶奶的臉，突然說：「你好老哦，你就快要死了……」「死」念成了「稀」。語驚四座，偌大的房間和在說着話的人都靜了。很靜。我們家裡，最小的最大，因為奶奶特別慣孩子。她對孩子不講任何教育方式的，就是「慣」，要什麼給什麼；而且不得聽到哭聲，誰哭，其他